



# 沒有河

田熹／著

# 沒有岸

田薰著

沒有河

沒有岸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河没有岸/田熹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1  
ISBN 7-5063-2031-2

I. 没…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572 号

## 没有河没有岸

---

作者: 田 熹

责任编辑: 杨 葵

装帧设计: 曹全弘

插图: 田 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net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24 千

印张: 8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31-2/I·2015

定价: 14.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朋友和远方

我举不起一根稻草。

我的意志只需要一样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埃迪斯·索德格朗



也许种种际遇就是为了把肖子川推到这一地步，一个人站在风中旷野，感受蜕变的快意。人就是人，如果一定要有张身份证，他希望上面的籍贯写着自由。

伊林已经演到女二号角色了。做演员的，有戏上比没戏上强，做人，有朋友比没朋友好，伊林是随和的，配角又有什么关系，她生来不是主角，她终究将是主角。

老谢的剧本写了俩月，等回信六个月，跟剧组三年，梦想拍电影八年，结果等到的，是一个字也看不懂的四页纸，上面写满了他的错误。

高深在重复体验中学会了从容，他培植巧克力，享受巧克力，让它像花朵般迷人地盛开，青春不败。能让他看上两眼的女孩，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巧克力的气息，后来，干脆，直接，他称她们为巧克力。

肖子川想到自己漂水的浮木生活，想到他失去的一些东西和他找不到的一些东西，他不知道它们竟是同样遥远。浮木生来浮在水上或是浮木从水上经过都不重要，无所谓此与彼，无所谓寻与丢，无所谓来与去，因为没有河也没有岸。



## 引子：有一种音乐不是从耳朵进入

肖子川看厌了眼前风景。

子弟校房子紧张，在教学楼顶层的走廊用木板隔出一小间，给他作宿舍。从屋子里可以通到楼顶平台，没事儿肖子川喜欢爬上去，铺张凉席坐着。四层楼高度，三面淹在厂区的大烟囱间，网开西方投向市中心，一片高低楼群前堵后塞。所谓风景，不过是头顶一方天空。

肖子川举头望了一学期，一寒假，又一学期，一暑假，然后是新学期开始。云层低沉四垂，灰蒙蒙雨兮兮，坠在人胸口上。偶尔太阳出来，是凉灶上隔夜的锅盔，乌秃秃，冷落落，不冒一丝热气儿，引不起人的食欲。一年看下来，肖子川终于低下头，沉郁了，不想说话。想着自己二十二年二百四十五天半的生命，是不是要永远守望一块隔夜的锅盔，不饥不饱，不寒不热，像裹着一件四季晾不干的厚重衣服。

一个清晨，寒曦微微。操场上，全校师生聚集一起举行例行的升旗仪式。一周末被家长束着手脚的男孩子们，撒开花似的你追我赶，班主任们忙着呵斥。高音喇叭来回来去清点各年级各班的列队，都站好后，开始宣读最新的一条校规。厂子里机器转起来，隔了两栋宿舍楼也听得见金属锋利地被锯断。

肖子川站在他那班学生的尾巴上，支着腿，两胳膊交叉抱在胸前，和身边同事一样的姿势。谁也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想些什么，谁也不需要知道他此时此刻想些什么。他站在那里，和众人没什么不同。只要他沉郁下去，他将永远站在那里，将永远和众人没什么不同。

目光下是麻渣渣的人头，耳朵里絮呱呱乱嗡嗡的。肖子川站着站着，一走神，周遭的世界像褪了层皮，立马就远了，不挤了，不闹了。有瞬间，他看见一种声音一缕供佛香似的，从麻渣渣的人头里迤迤而来，进入他的身体，一下摄住他的心。

不知是什么弦乐器上一根颤悠悠将断未断的丝弦，若有若无地拉，拉得人心尖直哆嗦，眼泪便想往下流。

只有他听见了这声音，只有他站在人群里心尖直哆嗦。他感到漫无边际无法抵抗的孤独。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远方遥遥等待。他必须得去，他的生活残缺不堪。他眼睛里一层透明玻璃，反射出这世界的一种光芒。

队伍一解散，白茫茫空荡荡的大脑，他径直走进校长室，掏出衣兜里装了两星期的一张纸。



“你谈谈吧，为什么？”老校长摘掉老花镜坐下，显然对他纸上写出的辞职理由不以为然。不适宜教学工作，难信。他进校一年的表现和当初来实习时一样无可挑剔。老校长暗自得意过，自己慧眼一双要了这么个人材。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老校长一脸铁树疙瘩，竭力在舒展着。“房子？”

“不，不是。”

“有了更好的去处啦？”

肖子川听出话音里那份揶揄。快毕业时，同学们都往有钱有脸有闲的单位奔，他知道自己没那路子，打听到这家工厂子弟校，自己上门勤勤恳恳实习两个月，分配时，老校长要了他。老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呀，要不，他一个乡镇来的娃儿，没依没靠，能落下成都市户口？他想解释。

老校长摆摆手。

“年轻人，拣高枝飞，不稀奇。”他把手中那张明显折损的纸翻过面，又翻回来，“看来这决心下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快上课了，你回去再考虑考虑。学校条件差点儿，毕竟是国家单位，辞国家单位的职不是小事。真要走，给自己也要交待个好理由噻。”

桌面上推过来那张纸。

“我只是想离开。”

肖子川听见自己的声音啜啜嚅嚅。

辞职手续并没有想象中复杂，二十多天后，肖子川的档案落在了人才交流中心。他买好上北京的车票，去和老校长告别。老校长很沉闷，送他出门时长叹一声：

“唉，年轻人哪。”

那声音饱经世事，突然让肖子川意识到自己的莽撞。

他惶恐不安登上火车，那个熟悉的城市轰隆隆地就转过身，像路过的风景，像脱下的一层皮抛在路边。晨雾，翠竹，农舍，一山坡一山坡的油菜花，从他眼底一一划过，远了。一觉醒来，车过秦岭，往外一看，他的眼被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铺天盖地的日光给刺中。金晃晃豁亮亮的窗外是黄土，窑洞，黄河，干枯的平原上一株挺拔的白杨，没着没落的心忽然褪去厚湿的壳，鲜活振作起来。

北方的田野。

北方的宽阔。

北方的寒意。

北方，天高地远的新世界。

他激动了，他站在车厢连接处狠抽了两支烟。

# 上 篇



# 第一章

## 1. 房 子

窗外墙根下一股清脆的哗哗声，门敞着，凉气直往屋里窜。肖子川一激灵，醒了。扭脸望一眼对面的床铺，心里恨恨地翻个身把被子左右辗紧了些。虾皮娃儿，屎尿多，刚刚惊蛰，也不怕把鸡巴冻到起。

住紧西头的房东已骂过两次，安顺这东西满脸赔笑，张嘴认错，背过身照旧时不时来上这么一下，只是把这生理习惯从人们通常醒来的时辰提前到人们通常酣睡的时辰。

听着窗外的动静，肖子川觉得身体里似乎也有了点儿想法，可想想起身穿衣出门拐三个弯奔院门往东再十来米才到合法地界儿，还是忍忍吧。

肖子川呼出一口气闭上眼睛。

安顺虚眼啞气冲进来，撞上门，一骨碌钻进被窝。西头屋子已炸了响：“还没完没了你，炮蹶子撒野是吧，把我这院儿当尿篓子是吧，我告儿你，今儿要么好好给我把墙刷了，要么卷铺盖滚蛋。”

安顺探出半个脸，张耳张眼的，听得鼻子里一声一声直出冷气。

肖子川都懒得动弹：“你娃儿也是，三天两头惹他咋子嘛。”

他和安顺说四川话，只和安顺说。地道的四川话。

“背时，喊他把茅厕锁到起。”

院里有一间厕所。大年初五那天，房东进去小解，一不小心让地上的结冰溜了一跤，门就挂了锁。

房东骂语叠叠渐弱，安顺过足了麻辣瘾一般，不一会儿工夫，酣然入睡。

天已微亮。肖子川一动不动躺着，脑子却全然清醒。这天清晨，他被安顺的撒尿声吵醒，对身处的环境格外不满。铁架子床一翻身就咯吱响，安顺的呼噜似乎也比平日粗野深长，满屋子混合着呛扑扑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两个懒汉的气味，他甚至闻到了窗外那股尿骚味。不能再耗了，租间自己的房子，得赶紧了。

前几天翻报纸找到一家中介公司，一百块看房费交过



去，稀里哗啦拉着他连看了三个地儿，有一家连门都没进得去，凑在窗口蹭一鼻子灰。他不清楚里面的门道，整得懵懵懂懂的，房子没看下来，一百块钱却是扔出去了。

以前有戏拍住剧组，没戏拍就回他的地下旅馆住八块钱的四人间。要不是安顺做了小吃店的二老板，过够了关上铺子拼饭桌和伙计挤睡一起的日子，提议和他搭伙租房，他也许还是走哪儿睡哪儿。和安顺住一起倒是自由自在的，可现在不同了，伊林出现了，生活必将有所变化。

伊林，精灵古怪的单眼皮，说话钢豆子乱蹦，白色吊带长裙，一双水晶拖鞋叭嗒叭嗒响。

满福楼正好位于景山和鼓楼之中。临街整块整块的大玻璃窗，让路人对里面男男女女吃吃涮涮沸沸腾腾的情形一目了然。下午六点多，路人打马路对面过，也能在肺部感觉到一股浓烈的被涮过的气息。

肖子川坐在一堆羊肉卷白菜叶前，想高深这王八蛋总是没个准点，说快到了快到了，保准才刚上路。

肖子川以前见高深叫高老师，高深调出版社音像部当头儿，肖子川改叫高主任。年前，高深在电视台包栏目拍专题，开着吉普车，带肖子川和一名摄像跑了趟山西。他们在那块土地上纵横驰骋，找市县乡村各级领导吃饭，采访，吃饭，哩咯儿嚙咚，四下扎钱。后来，一个有雾的早晨，一条煤渣撒落的公路上，吉普车跟一辆著名农民企业家的奥迪追尾。在农民企业家指定的修车厂里，高深留下

身上所有现金、手机和一张欠条，肖子川也陪着掏净了口袋。从那儿回来，高深开始称他兄弟，他则直呼其名，有时加上王八蛋，比如此时，他在满福楼干等了四十分钟后。

高深在电话里答应得很爽快，说房子，小事儿。

肖子川撮起几颗花生米扔进嘴里，环顾四周，正想着这家店的生意真是红火，门口，高深夹着老板包已冲他挥动攥着手机的手。

“堵车堵车，没办法。”高深脱下巴黎世家的外衣，眼镜片后的小眼睛眨巴眨巴，很是喜兴。

“气色不错啊。”

“嗨，不就是撞撞车舍舍财吗，性不曾少，命不曾换，忧个什么愁。”

肖子川拿起他的新手机一看，爱立信 388。

“还这个，也不换换？”

“我还就认这个。小姐，上酒，矿泉水，打火机。”

高深逢吃必酒。喝一口白酒，紧来上一口矿泉水，三分酒意后必得有烟。

涮着肉，高深不停地接电话。

“喂？哎……在哪儿呢？”

第一声“喂”是硬邦邦的石头，第二声“哎”颤悠悠软成一锅粥，肖子川便知道电话那头是个女孩儿。高深冲电话哼哼叽叽，很缠绵样，半天没说一句整话。后来高深

说过会儿再给你打吧。

“怪不得神清气爽，进展神速啊。”

“刚认识的。噢，你当是那牛奶巧克力呀，早翻篇儿了，那小丫头片子，腻腻歪歪，不带她玩。哎，这个呀，质地纯粹，黑巧克力型的，正宗滋味。”高深喜滋滋地直抬眉眨眼。高深一向喜欢用巧克力称呼他感兴趣的女孩儿。

八点二十。高深掏出走哪儿都带着的槟榔干，肖子川忙招手让小姐结账。

高深嚼着槟榔干，一面瞟着肖子川数钱，一面在手机里和人约酒吧碰头。

“房子的事你就给上点儿心。”肖子川忍不住又说了一句。

“放心，兄弟的事我能不管吗，过几天就带你看房。”

高深说着站起来，凸挺的肚子擦在桌边，人和桌子都晃了一下。

果真没几天，高深呼肖子川，走，带你看房。

肖子川在胡同口晃悠半天。马路上一辆深蓝色宝马车突然熄火，紧跟着就堵了一长溜。宝马里的人倒还镇静，一次次捣鼓。一辆红色夏利出租冒出一人头，朝前大喊了一声：“你这破车早该扔了。”街边的路人就有停住脚看的，也跟了一两声起哄。但宝马车很快就动了，一条马路又流动起来。